

远香仍在 君子如兰

——白蕉的艺术与人生

胡宝芳 张迪 余思彦

“君子如兰——纪念白蕉诞辰 110 年艺术特展”日前在金山区博物馆开幕，白蕉先生短暂而灿烂的艺术人生历程，得以再度彰显于世人面前。

白蕉字远香，在近代中国画坛以画兰闻名。他一生钟情兰花，爱兰如命。白蕉所画兰花，着笔不多，风神自远，神韵独胜，极为世人推崇。民国时期，白蕉的兰草，被与高野侯的梅花、吴湖帆的荷花、谢公展的菊花、符铁年的苍松、申石伽的竹枝相提并论。邓散木题白蕉画兰云：“世人写生唯写貌，遗貌取神谁其伦。江左白蕉非俗士，笔端直挟湘兰魂。”唐云写诗赞白蕉写兰云：“万派归宗漾洒瓢，许谁共论醉良宵。凭他笔挟东风转，惊到扬州郑板桥。”谢稚柳评“以书法写兰，粉蝶翠荷，不入前人一笔”。

白蕉一生钟情于兰花，很多人把原因归之于他儿时的一段经历——1962 年白蕉在《白蕉兰蕙集册》中有一段话：“‘小庐客去晚归庭，架上吾师亮苦心。忽得影中花叶活，灯光面事追寻。’故庐微有老名种兰蕙，花时远近有观赏者来。我问我父，朝自庭院掇盆入室，及暮白室还庭，不为劳也。一夜模大王帖后，举目瞥见素壁花影，大动于中，顿尽研池墨濡。它日遂为常课。此我儿时初写兰也，漫识于兹，仇纸恩墨度寔忘食人。”其实，白蕉在此段话中明确说明那只是他“儿时初写兰”的一个契机。正如他在《书法十讲》中言“一种艺术的成功，都各有作者的面目和特点，各个作品，有个人的个性融合在内”。白蕉成为画兰名家，与他本人对君子操守的不懈追求息息相关。有学者评白蕉“气质如兰，傲骨如梅”，为人“生性淡泊”“不图名利”。白蕉淡泊素雅的气质、清白高尚的操守与兰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人格高度契合，这也许才是他一生爱兰的深层原因。

白蕉 1907 年 11 月 3 日出生于金山张堰一个世代业医的书香门第。白蕉祖父朗甫、父亲锡琛都是负有时誉的名臣。其外祖徐亦三所居广厦曾与高、姚两家并称村中三大宅。对白蕉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祖父与父亲。白蕉儿时得祖父启蒙，酷爱古人诗词。白蕉父亲锡琛，字宪纯，又号宪子、猷臣，虽然长期只在张堰古镇行医，但他眼界开阔，思想开明，通诗文、善音乐。白蕉父亲与高天梅、姚光、姚昆俊等诗词唱和的手札实物见证了他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何宪纯还是一位园艺爱好者。他常年在庭院中栽种各类花草树木，尤其是名贵兰花。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之美德，何宪纯积极投身家乡社会公益事业。1941 年姚光撰《哭何君宪纯文》载：余与君所共事者如：创立钦明女学校、张堰图书馆，董理张堰济婴局，开浚张泾与镇上东西市河，以及最近之筹建公明完全小学校舍。作为地方名流，何宪纯治家严谨。据白蕉长女何雪聪女士回忆，在何家起居室墙上，有何宪纯让白蕉撰写的条幅，内容是朱子家训等治家格言。何家清幽儒雅的家庭环境，何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和道德伦理观念的熏陶，为白蕉艺术人生奠定了良好基础。

白蕉少年时代一直居住张堰镇。张堰千年历史底蕴为白蕉成长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白蕉少时所居为清代王鸿绪尚书旧居。清代海上著名校勘、刻书世家钱家祠堂与白蕉所居不远。王尚书家一门两尚书的辉煌，王家人弟能书尚文的遗风熏陶，金石书法家钱二泉先生的趣闻轶事，若干年后白蕉都能娓娓道来。白蕉早年在高家私塾读书时高望翁“声震屋瓦”的读书声，白蕉人到中年时还记忆犹新。南社举足轻重的高吹万、姚光、姚鹓雏等，长期与白蕉亦师亦友，互助互勉。台湾高渠（著名物理学家高平子之孙，台湾著名建筑规划师高启明之子）为本次展览出借了两方印章：白蕉为姚昆珠作“花明”“凤仪”印。姚昆珠为姚光之女，高启明之夫人。高启明、姚昆珠均为白蕉同学。这两枚印章 1949 年被带到台湾，如今已成为白蕉与张堰古镇书香人家交游的见证。

白蕉先生的书法艺术价值无可置疑。但白蕉书法之美来自何处？施肇存教授《木蕉堂法帖跋》写道：“木蕉堂帖，诸公笔墨，俱自名世。窃以吾乡复翁（即白蕉）尤善。盖其学养在苏、米间，气质承魏晋后，故能矫然自别于时流耳。”

在“书者如也”单元有本次展览体量最大的展品：1939 年白蕉楷书《张母刘太夫人六十寿序》书法八条屏。该条屏每条纵 129 厘米，横 33 厘米，八条总面积达 3.4 平米。该寿序是白蕉给友人家张宝琴之母 59 岁寿辰的贺礼。对于该条屏艺术价值和形式之美，白蕉弟子蒋炳昌先生曾专文概述：白蕉作品绝大多数为成扇、一堂、屏条、对联、册页，中堂及扇面

四条屏不多见，此为八条屏，更为难得。白蕉传世作品，以行楷、行草为多，而楷书相对较少，他写的楷书以欧阳询、虞世南为根基，呈现唐人的意趣，而小楷习钟繇《宣示表》、王羲之《黄庭经》。这件八条屏楷书真迹，为白蕉学欧、虞之代表作品，较为少见。

虽然是不到千字的贺寿之作，仍可见白蕉的精神追求。寿序起首即转述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的话：“多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存亡生死，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又谓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生，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白蕉特别指出“余少而读史，慨慕其行，谓是宜见于今世，不当让古人。”

张宝琴只是沪上一名饭店业者、金融业者，但白蕉视其为史记中的“游侠”，与之友好，在文中详述了张宝琴于上海“孤岛”时期，仗义疏财，救友人之友于水火之中，不吝千金解友朋于困厄之举，对其“豪侠之气”赞赏有加。寿序后段，白蕉将张宝琴“仗义疏财，周人之困…有朱郭之风”，秉陶猗之德，是太史公所称道”，归功于张母。张某幼年丧父，母亲在艰难困苦中“坚贞刻苦，以教以育”。成年后，母亲对他“教之严，有过不稍宽假”。宝琴留沪置业后，则善体母亲之意，仗义疏财。商教人士莫不乐与之游。白蕉引用《诗·小雅》中的诗句“彼君子女，谓之尹吉”，反问“非女子而有君子之德者耶？”白蕉认为：张宝琴有“君子之德”归功于其母教育有方。

整篇序文，不仅显示了白蕉深厚的文史素养，也暗含了白蕉对“忠义”“豪侠”“勤俭”“仁爱”“孝顺”等中国传统美德的肯定、追慕。

展陈中有一幅一米多高的 1940 年代白蕉、唐云合作的《岁寒图》。画面中，清雅的红梅花与墨色的兰花相依而立在一块突兀的石头上。画面中题词“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守恒先生教。杭人唐云、云间白蕉合作”。这幅画，是唐云与白蕉“莫逆之交”的形象化物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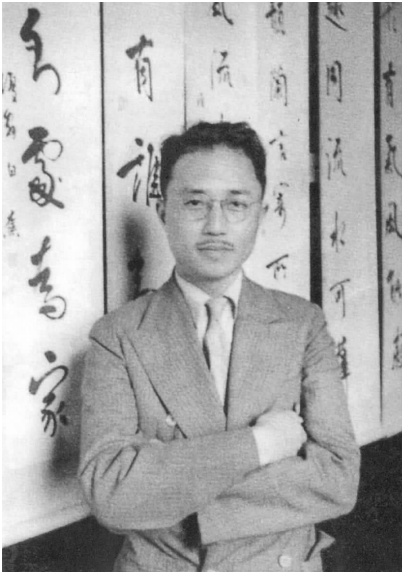
唐云与白蕉 1920 年代相识，友谊持续近半个世纪。1924 年白蕉到杭州的美术学校读书时与唐云相识。在唐云的影响下，白蕉专攻兰蕙。抗战时期，唐云避难来沪，白、唐二人久别重逢。虽然生活艰难，但患难见真情，两位年轻的艺术家用相互提携。初到上海的唐云，得白蕉之助甚多。白蕉不但帮唐云在江苏路租房落脚，还常带他出席应酬或艺术活动。唐云在上海艺术界崭露头角后，“白蕉每次展览会，唐云总要为他

的兰蕙作品中，二人合作画件很多。”唐云的画展，白蕉也常为其鼓与呼。1947 年白蕉曾在《申报》发表赠唐云画像诗一首，称“孝友吾知根天性……诗不常作才自胜……先生饮誉画名胜，读者万人俱堪证”。解放后，白蕉、唐云交好依旧。嗜壶成癖的唐云曾将自己珍藏的曼生壶赠送白蕉；1964 年唐云安徽载誉而归时，不忘向安徽艺术界推荐白蕉。1979 年白蕉去世十周年之际，唐云赠送花圈并作诗一首：“白蕉写罢骑鲸去，老药挥毫换酒来。一滴人天心未了，东风流水绕花开”，表达了对友人白蕉的无尽哀思。白蕉去世后多年，唐云的画室内依旧悬挂着白蕉的“兰花图”，默默诉说着二人长达半个世纪的真挚友谊。

一米见方的“白蕉 56 岁肖像画”（蒋兆和 1963 年 1 月绘于北京）首次从白蕉儿子家中客厅来到展览现场，向公众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蒋兆和 1943 年创作完成反映日本铁蹄下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的《流民图》，1944 年在上海展出后下落不明。1952 年春天，白蕉在上海市文化局美术科任职。某一天他值班时，在美协仓库一个冷僻的角落里发现了蒋兆和遗失多年的《流民图》局部。当时此画已经破烂不堪。白蕉请人裱糊



自左至右为白蕉、唐云合作《岁寒图》，白蕉的《兰石图》与篆刻（花明、凤仪）



白蕉（1907—1969）

好后设法将《流民图》送到北京交还给蒋兆和，后者欣喜若狂。1998 年，蒋兆和夫人萧琼将白蕉抢救归还蒋家的《流民图》半卷原作及遗失的后半卷底片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建国初，白蕉不仅积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抢救中国文化遗产，还积极参加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他在上海市文化局任职期间，曾致力于参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等多个文化艺术机构的筹建工作。

一生爱兰、画兰的白蕉正如隐居在深山的兰花一样，淡泊名利，坚守清白，不求闻达，默默奉献。白蕉已辞世近半个世纪，但他的人格风范至今为世人称道。白蕉一生在艺术、文化领域的“事功”，如同他所写山谷幽兰一样，馨香远逸，令人追念。

（更多白蕉书画作品，详见“文汇报笔会”微信）



我对毛姆的两部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与《刀锋》久久不能释怀，总是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

一定是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在吸引我。

《刀锋》一开始就引入了《月亮与六便士》，指出《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是按照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形象来虚构，又说《刀锋》的主人公拉里同样有一个原型，小说只是将书中人物的姓名全部换过，其他则“丝毫没有杜撰”，甚至可以作为传记资料被引用。毛姆卖了个关子，没有说这个人是谁，但据《刀锋》的译者周煦良先生考证，拉里的原型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难道说这两部小说的精神背景是保罗·高更和维特根斯坦？不过，这或许只是小说家毛姆的一种写作技巧，我喜欢的只是小说里“藏着一个”人

的气氛，“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如果把这两部小说合起来看，忘掉保罗·高更和维特根斯坦，那么，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可以看作是“和而不同”的一个人，两部小说恰好是“这个人”的两个不同向度。“这个人”在人生的某一时点突然抛弃一切，从头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思特里克兰德“向后走”，从零开始学绘画，那些后来被称为“印象派”的画，看上去“非常拙劣”，但敏感的人会意识到“这是绘画史上的一个革命”。思特里克兰德遭遇而且抓到了这些“最初”的力量，他用一种很“笨拙”的方法来摹写它们，他为此备受痛苦。奇怪的是，这种力量似乎只能通过“笨拙”的方法、放弃所有技巧去接近，而且它最终显示出来的东西也接近只是“笨拙”本身。

小说通过一位医生的转述让我们领略到思特里克兰德的最后杰作，这幅画贴在四面墙上，“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展开一幅奇特的、精心绘制的巨画”。在医生看来，“这个人知道了一般人所不该知道的事物。他画出来的是某种原始的、令人震惊的东西，是不属于人世尘寰的”。这是思特里克兰德看到的“最初的世界”，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画出了它们（最后又遭言摧毁了它们），他因此获得力量平静地接受死亡，还有他整个的一生。

拉里是“向前走”。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侥幸活了下来，然而见识过死亡的他仿佛越过了死亡，他要挣扎着往前走几步。凡人的终点只是死亡，就像他的老朋友艾略特，一个忠厚的人，临死前就已经被他的朋友圈忘记了。拉里“想到他的一生那样愚蠢、无益和无聊”，他就感觉难受（不是因为死，而是因为生）。因此，死亡于拉里而言只是一个起点，他要探索生命的终极意义，追问世界为什么会有恶与不幸。

毛姆赋予了拉里一种哲人气质，这位“哲人”游历世界，最终在印度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证悟”。小说里写道：“光线开始一点一点地，几乎使人觉察不到，缓缓透过黑暗，就像一个神秘的身形蹑足穿过树丛。”在暗夜摸索的拉里心跳不已，他终于看到：“太阳升了起来。”他苦苦求索的、最终的景象居然就是最初的景象，仿佛在终点处回到了起点。拉里于是结束流浪，回到美国，回到人群中，找一份普通的工作，做一个普通的人。这是拉里在小说里的最终状态，也可以

说是他新人生的最初样貌。

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会在某一个时点相逢？

关于《月亮和六便士》的隐喻，最通常的说法就是，月亮在天象征高贵，六便士则暗喻大地上的卑贱事物。《刀锋》的意象更为尖锐，“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这两部小说的内容虽然是对小说题目的直接演绎，但其总体氛围却指向一条无形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果我们把月亮和大地的“上下”观念打破，放平，换成“左右”，月亮和六便士之间的鸿沟，似乎就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把“刀锋”看成是一条直线，那么这条锋刃很难走通，一不小心就会殒身丧命；但如果是从刀的一面走到另一面，实际上只要通过一个点，而这条锋刃上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通过，刀锋就成为无数个通途，就不再是障碍。在这里，月亮和六便士指向空间概念，刀锋的前后左右是生死，相当于时间概念。

这样说，当然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是一种概念游戏。但除非能找到一种没有概念的游戏，否则所有的言说都不过是游戏，就像我把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放在这篇文章里，打破原先的时空状态，放在同一个时点上，让他们彼此互诉衷肠。

那么，是否能够就此把他们放下来？不知道。

拉里说他喜欢体力劳动，“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看书看不下去了，我就从事一个时期的体力劳动”。当他冲洗车子或者做修理工作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得到了休息。对我而言，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体力劳动”，当我劳动的时候，那些苦思苦想不是增加，反而是开始减少，甚至消失，因此，在我能够清晰的地方我得到了放松，得到了休息。

向后走，向前走

谈毛姆的两部小说

汪广松



「文汇报笔会」
微信二维码

关于林徽因诗《除夕看花》

陈学勇

说清楚问题，再录经杨先生纠正的《除夕看花》全文：

新从嘈杂着异乡口味的花市上买来
碧桃雪白的长枝，同血红般山茶花。
着自己小角隅再用精致鲜妍来结彩，
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剩
余下！

明知房间里的静定，像弄错了季节，
气氛中故乡失得更远些，时间倒着
悬挂；

过年也不像过年，看出灯笼在燃着
点点血，
垂垂花下已记不起旧时热情，旧日
的话。

如果心头再旋转着熟识旧时的芳菲，
模糊如条小径越过无数道篱笆，
纷纭的花叶枝条，草香弄得人昏迷，
今日的脚步，再不甘重踏上前时的
泥沙。

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
更零乱，
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

刻画，
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
在这里，

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
牵挂。

这十六行小诗，原是分了四节，每
节四行，以显示节奏感。头一个诗
句，杨先生说，“‘如果心头再旋
转着熟识旧时的芳菲’，很像是从
英文翻成中文出现了错误，因为只
有说成‘如果心头再旋转着旧时熟
识的芳菲’，这样句子才通顺”，我
倒觉得，这句“熟识旧时的芳菲”
还谈不上欠通顺。再与“旧时熟
识的芳菲”一并辨析，虽所写意思
粗粗看来差不多，而细加品味仍有
细微差异。前句的意味指向旧时的
芳菲，重在旧时，杨先生改动后则
移向熟识的芳菲，重在熟识。可是
全诗主旨是抒写“时间倒着悬挂”，
感慨物是“时”非，那么突出旧时
才吻合而更能体现诗人此时的情思。

后一个诗句，杨先生说：“‘模糊
如条小径越过无数道篱笆’，也像
是欧化语法；此外中文诗作虽然押
韵，但

‘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剩
余下’，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倒是相
对应的英文‘But do not sharpen the
wounded feelings, even blunted feelings
scarcely remain’能够让人理解。”
说到文句欧化，实在属那个时代新
诗人们的普遍现象，不必说早早浸
淫过欧美文化的林徽因。以欧化与
否证明由英译中或中译英，不免牵
强。至于“锐的伤感”和钝的剩余，
前言、后语还是说的同一桩事情。
民族战争中，抗战形势失利深深刺
痛诗人情感；抗战诗日渐渐使受伤
情感稍有麻木。正如诗里另一句
“河水的凌乱”，河水当然凌乱不
起来，凌乱的是诗人的情绪。钱锺
书有“通感”一说，林徽因的表达
好像较之通感又多转了个弯，读诗
不必苛求它如《除夕看花》最末两
句那样明阴显豁。要把这么抽象化
表达的中文译成英文，因太难很，
于是避难趋易，化为英版的具象了。

若中文版写成锐和钝算前后不搭，
则这首诗不搭的还有好多句哩。由
此联想到，如今编辑先生编辑多
原稿照发，对明显不当者也懒为作
者藏拙；少数存有古风的编辑，有
时循语文老师眼光或以一己好恶来
规范来稿。《除夕看花》似可斟酌
的词语、句子岂止三四处，萧乾一
律不动，此大度风范不无启迪。还
是尽可能保留作者行文个性的好，
包括他独特的表达习惯，只要不太
违背语法也没有词不达意。

借着表达谢意，顺便交流解读
《除夕看花》的一点感想，算是与
杨先生切磋，乞予再指正。